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西藏密教圖像集

般若波羅蜜經

蒙藏梵漢和五譯合璧金剛

3942.1
501047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十一冊

蒙藏梵漢和五譯合璧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西藏密教圖像集



中國書店

本冊說明

本書包含兩部份，其一爲蒙藏梵漢和五譯合璧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其二爲西藏密教圖像集。這兩部份同時收載在一書之中，純粹是篇幅關係，因爲兩書合訂恰爲「譯叢」一冊的篇幅，並不是兩書的性質相同才置諸一處。

五譯合璧的金剛經，在國內應屬首度刊行。在古代山河阻隔、交通不易的亞洲世界裏，一部佛經居然可以流傳在五個不同的文化領域裏，分別爲五個民族以五種文字信受奉行、熱烈護持，從這一現象，也多少可以窺見佛法之必有其引人入勝之處。佛教對亞洲文化的滋潤情形，由此也可見一斑。

從五譯對照的金剛經，除了可以窺見古代佛教文化的普及與深遠影響之外，研究金剛經的人，也可以從這五種不同文字的傳本，去比勘探求該經的真正意趣。這也是近代佛教文獻學的基本方法。國內對日文深有素養的人爲數不少，對梵藏佛典有研究的人也逐漸增多，雖然對蒙文佛典的研究，佛教界還尚未開始，但是本書收有該蒙文金剛經的日語譯文。因此，國人要將這五種文字的金剛經作比較研究，並不是不可能的。希望本書的刊行，會是國內佛教文獻學研究的重要起點，而不僅是珍貴佛教資料的保存而已。

本書第二部份是「西藏密教圖像集」。此一部份本來

不是一部書，而是「譯叢」編者所收藏的英文藏傳佛教書刊中的挿圖。分佈在各書刊中的這些佛畫不論從線條、構圖、題材之任何一方面看，都是坊間所難得一見的珍品。各圖所表現的也與尋常佛畫之神秘、可怖與異乎尋常的氣氛很是不同，大都能使人感覺到明朗、輕柔、與可親。像這樣的佛畫，不論從美術、文化、或宗教意義上，都有必要介紹給國人。因此，編者才加以整理編輯，收入此書之中。至少，我們敢這麼說，這些佛畫比起二十世紀初期歐洲學者所編的「西藏密教三百圖像集」(Bibliotheca Buddhica 第五冊)，是絕不遜色的。後者在台灣有彌勒出版社的影印版，讀者不妨取來比較。

遺憾的是，此處所收的圖像，有一部份在原書中並未署上標題。因此，有些圖到底是那一尊佛菩薩或護法的圖像，我們不敢貿然妄測。對這些圖像，只好暫不署上標題，這是必須向讀者先行說明的。

清水亮昇等著
橋本光寶

蒙藏梵漢和五譯合璧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原書序

筆者奉新義眞言宗豐山派之命，在留學蒙古的三年中，曾於昭和八年十一月，與恩師河口慧海先生旅遊內蒙百靈廟。當時，筆者首度面謁班禪額爾德尼大師。這時額爾德尼大師在中國蒙古地區的勢力最爲強大，辦公處所遍及北京、綏遠（厚和）、西蘇尼特等地。大師是在中國國民政府的保護下，於達賴喇嘛去世後進入西藏，但不幸在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逝世於青海。各地的辦公處所因此被迫關閉。

當時，我在西蘇尼特，熟識該地的辦公處長，他在離開蒙地時，送我一本紺紙銀泥的經書作爲紀念。這就是收在本書之中的藏文金剛經。此外，我又在其它地方得到兩本紺紙金泥的金剛經，但它們的筆勢均不及本經。爲使讀者分享其妙處，特地以平凹版印刷出來。

蒙文金剛經，是昭和十四年旅行蒙疆時，向東蘇尼特烏郎·康珠爾·斯姆的名僧康東等喇嘛請來的紺紙金泥寫本。由於原文很難閱讀，因此改用排版方式印行，並附上藏文，俾供對照。

般若系統的經典，廣爲喇嘛教徒所讀誦，特別是本經的普及絕不下於日本。

我在上面寫出這段留學因緣，主要是爲了介紹目前流行於內蒙地方的蒙文、藏文金剛經，但這只是爲了使精通

藏文的（蒙古）喇嘛教徒，學習他們自己的蒙古語，並認識自身文化的一點誠意而已。

此外，本書也將梵漢兩種金剛經合訂在一起，並嘗試將蒙文譯成日文，俾供學習者充分利用。

在此出版之際，特別要感謝給予很大支援的豐山派當局，以及惠贈蒙藏兩原典的兩位蒙藏喇嘛，同時希望透過本經，日本與蒙古之兩地人民間，彼此會有更深刻的了解。

昭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橋本光寶

於蒙藏典籍刊行會

凡 例

- 一、每頁有蒙文（紺紙金泥）與藏文（紺紙銀泥）的對照。
- 二、蒙文中以〔五 a 〕〔五 b 〕表示原本的頁數。〔五 a 〕是原本之〔第五頁的正面〕；〔五 b 〕意指〔第五頁的反面〕。
- 三、蒙文中，由梵文、藏語以及其它語文轉訛的語言，全部註寫在該頁的右側。註中 skt. 是梵文的略號；tib. 是藏語的略號。
- 四、梵文是轉載自 Max Müller 的 *Anecdota Oxoniensia Aryan Series*, Vol. I, part 1。
- 五、漢譯文是出自羅什譯（大正藏經第八冊）的流行本。它是現在一般人所讀誦的譯本。
- 六、日譯是根據蒙文翻譯的，日譯中的〔二六〕等數字是表示蒙文原書的頁數。
- 七、蒙文、日譯及漢譯的分科是根據梁昭明太子所立的三十二分科。
- 八、索引中，提出蒙文中的難解語，並與梵語、藏語、漢譯語（羅什譯）作對照。

解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俗稱金剛經，它與法華經、心經在佛教流行的地區，不論東西方，都廣受信仰與讀誦。本經遍及印度、中國，以及日本、朝鮮等地。這是因為它在宣說大乘佛教中心思想的般若中觀教旨上，精簡扼要，為般若部諸經典中所少見的緣故。般若中觀思想是產生於公曆二、三世紀的印度龍樹學派的思想，而本經的註疏是由無著、世親所作。由於他們在公曆三、四世紀於印度提倡瑜伽思想，因此一般認為本經係在此二人以前的三世紀左右成立，並普遍流行於印度，其後才流傳到中國等地。

此中，梵文原典 *Vajra-cchedikā* 是英國 Max Müller 在公曆一八八一年首次介紹給世界的梵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他根據日本河內高貴寺所藏古貝葉及由中國傳來的梵本，校訂，並收在牛津逸書 (*Anecdota Oxoniensia Aryan Series*) Vol. I, part 1 之中。本書除刊載此校訂本外，並與蒙藏兩本作對照，以便學習者閱讀。一八九四年，Max Müller 更將它與阿彌陀經、心經譯為英文，收載於東方聖書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之中遂使歐洲諸國認識了這部經典。

關於高貴寺所藏的梵本有兩種：一本是直寫梵文，其右邊記有漢字的直譯，左邊則以漢字音譯，接著的兩行是

羅什及達摩笈多的譯本，此書收在慈雲律師的梵學津梁第三百二十卷。另外一本則只橫寫梵文，爲高貴寺伎人戒心所抄寫。

由中國傳來的梵本，一種收錄於英人 Wylie 在北京得到的木版梵文經典集中，以「朗抓體」文字寫成的紅字版本。另一種是 Spran-btsun lha-bris dam-pa（清乾隆二十五年生於西藏 Kham 地方的 Lcan-skye，後到北京，致力於教化的章嘉二世的徒弟）將在北京大法輪寺得到的梵本，與藏譯本作對照刊行的刻本。它的形式是以朗抓體文字書寫，其下以藏文音譯梵文，並附上藏文譯文。這是現今在北京刊行的版本。然而此北京版的梵本與高貴寺所藏者，在語言文句上多少有些不同；在漢譯中，與玄奘所譯之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較爲一致。

又，公曆一九一六年，S. Konow 將斯坦因敦煌千佛洞所發現的本經之于闐譯本與梵本作對照，在「佛教文獻殘卷」（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Vol. I 中，與其它于闐及龜茲譯的罕見經典一起發表。

藏文之本經（三百頌般若）除收在奈塘版（甘珠爾般若部 Ka 帙）、德格版（同）、北京版（同 Tsi 帙），以及恩師河口慧海所藏寫本等藏文大藏經中之外，藏外的單行本有紺紙金泥、紺紙銀泥及銅版、木版等，現在在西藏拉薩、日喀則等地開版，廣爲喇嘛僧所讀誦。又蒙古各地方也經常讀誦藏文之本經，對本經的信仰極爲盛行。收載

於本書的經典在內蒙古一直爲人們所誦持。

就文字語言而論，藏譯中雖存於德格版、奈塘版及河口慈海老師所藏的寫本藏經中的本經，與漢譯中真諦及菩提流支的譯本大體一致；而收在北京版的本經，則與達摩笈多及玄奘譯本大體一致。然而藏譯本較梵文原典更早爲衆佛教學者所知。公曆一八三六年，Csoma de Kösösi 根據此譯本記述本經的大意，發表在 *Asiatic Researches* XX。這是歐洲各國認識金剛經的嚆矢。接著，L.J. Schmidt 在一八三七年，於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 St. Pétersburg* .IV 揭載藏文及其德譯；一八九二年，M.C.d.Harlez 在 *Journal Asiatique* VIII 發表梵文、藏譯、漢譯以及滿州譯的對照，並附上法譯；M. Walleser 在一九一四年，合刊梵本、藏譯以及漢譯，並加上德譯，以 *Prajñāpāramitā* 爲題出版。在日本，也有寺本婉雅（無盡燈第十六之七至九）、青木文教（大乘第五之六至八）及阿滿得壽（大乘第八之十二）等人嘗試將藏譯本翻譯成日文。此外，西藏佛典普及會抄寫藏文原文（北京版）及梵文，並廣爲刊行，以便研究學習者利用。

又，藏文大藏經丹珠爾中有：

- (一)、Hphags-pa bcom-ldan-hdas-ma šes-rab-kyi
pha-rol-tu phyin pa rdo-rje-gcod-paḥi don-
bdun gyi rgya-cher-ḥgrel-pa:
(skt. Ārya-Bhagavati-prajñāpāramitā vajra-

乎沒有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而最遺憾的是現今信仰佛教，且佛教研究優於世界各國的日本，也完全沒有學者從事蒙古文佛典的研究。本書的刊行即是為彌補這樣的缺憾。

在中國，金剛經的翻譯從羅什（於弘始三年冬十二月到長安，可能在第二年譯出本經）到義淨再度翻譯本經（長安三年），其間共有六種譯本：

- 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 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元魏菩提流支譯
- 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陳 眞諦譯
- 四、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隋達摩笈多譯
- 五、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一卷 唐玄奘譯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百七十七卷）

- 六、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唐義淨譯

其中，羅什譯本在公曆一八六四年，由 S. Beal 翻譯成英文，刊載於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一九一二年，W. Gemmell 又再度將它翻譯成英文刊行，書名是：*The Diamond Sutra*。

本經從羅什初譯此經之後，到義淨翻譯為止，其間雖只有三百年，但却出現了六種譯本，這是佛經中極少有的現象。因此不難推知它在佛教徒中受尊重的程度。其中，禪宗以此經作為如來心地的要門，自五祖弘忍以來，代代相傳。關於這件事，蔣之奇的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序上說：

「昔達磨西來，既已傳心印於二祖，且云：吾有楞伽

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衆生開示悟入。此亦佛與禪並傳，而玄與義俱付也。至五祖始易以金剛經傳授。故六祖聞客讀金剛經，而問其所從來。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五祖山來。五祖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可見性成佛矣。則是持金剛經者始於五祖。故金剛經以是盛行於世。」

改換四卷楞伽經，而以本經作為如來的心印傳授是始於五祖弘忍，但以金剛經教說為心要的禪法，則到六祖慧能才徹底完成。五祖弘忍於唐上元二年（公曆六七五年）去世，世壽七十四；六祖慧能於唐先天二年（公曆七一四年）圓寂，享年七十六（傳法正宗記卷六）。由此可知本經在隋末唐初，禪思想最普及的時代，廣受教徒信奉與讀誦。

但是，本經以金剛的堅固難碎，能破除所有障蓋，來比喻以般若（即智慧）的利劍斷破煩惱，詮釋金剛智可拔除貪瞋癡的煩惱執迷。其要點在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八字，是一部強調「離一切諸相，不執著，得一切皆空之理，達到中正的菩薩道，則其心可無窮無盡地運用活躍，而得自在」的經典。金剛經的前半——從「如是我聞」到「果報亦不可思議」（第十六能盡業障分）與後半——從「爾時須菩提白佛言」（第十七究竟無我分）到卷末，在語句與文意上幾乎都相同，因此註疏家僧肇認為前半是說衆生空，後半是說法空；智顗及吉藏則將後半當作重說重言，認為前半是為前會衆生及利根所說之法，後半是為

後會衆生及鈍根之所說法。

關於本經的註書，從羅什翻譯以來，其弟子後秦·僧肇（註一卷）、隋·慧遠（疏一卷）、智顗（疏一卷）、吉藏（義疏四卷）、唐·窺基（贊述二卷）等隋唐法匠均曾爲它作疏，經過唐宋元明到清朝，其註釋書之多，直可與法華、心經相比擬，爲諸經之冠。宋·揚圭在金剛經集解的序上說：「至唐，解註已有八百餘家。」據稱，宋代有十七家註，明代有五十三家註，但此是否屬實則甚難斷定。

現存的註書的作者中，除禪家外，還有教家，教家中又有三論家、法相家、華嚴家、天台家、道家、儒家，可見學習傳誦金剛經的範圍相當廣泛。若就時代而言，尤以明清時代最多，其流布的範圍除中國的中部及南方外，更廣及北方。

蓋本經在般若系經典中，說法簡略、徹底。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思想，而中國的大乘佛教其實是從般若中觀之說發展出來的。

到現在，本經在西域的流布情形學界仍不完全清楚，不過，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及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人在敦煌地方發掘蒐集到的經典中，以般若系經典占絕大多數，其中又以金剛經及其註書最多。這如實地說明唐代以前，本經在西域各地即已廣爲人所尊重、讀誦。

在日本，本經爲禪密兩宗所依用，尤以鎌倉時代講讀最盛，亦即榮西、道元從中國（趙宋）回到日本，弘揚達

唐一宗以來，曹洞、臨濟、黃檗諸派，皆以此經爲宗要，盛行講讀，迄今不墜。

關於本經及其註疏東傳日本一事，極古的日本書記第二十九・「天武天皇元年（公曆六七三年）三月」條有於川原寺令寫一切經之記載。這裏所說的一切經，雖然很難確知是依據那一部入藏錄，但認爲其中也含有本經，應無不當。然而，金剛般若經之名出現於歷史文獻，是在日本書紀第二十九・天武天皇白鳳十四年（公曆六八五年）十月條：「是日，令於宮中說金剛般若經」；元亨釋書第二十一：「冬十月，以封戶賜沙門常輝，令於宮中講金剛般若經。」因此，百濟僧人常輝在宮中講述此經，應該是在日本的首次弘講吧？

其後，聖武天皇神龜四年（公曆七二七年），延請僧六百、尼三百到宮中讀誦金剛般若經；又大安寺伽藍緣起並流記資財帳（天平十九年勘錄）記云：「金剛般若經一百卷。右飛鳥淨御原宮御宇，天皇以甲午坐奉者。」也就是說此經於持統天皇朱鳥八年（公曆六九四年）施入該寺。另外，在附有天平九年（公曆七三七年）三月十三日之日期的寫經勘紙解（正倉院文書）上記有能斷般若一卷，又在天平十四年（七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小治田朝臣某某的優婆塞貢進解（同上書）、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槻本連堅滿侶的優婆塞貢進解（同上書）、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星川五百村的優婆塞貢進解等之中，也可看到金剛經之名；天年十六年（七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寫疏所

解（同上書）中，也有能斷般若疏之名。天平七年（七三五年）四月，興福寺玄昉請來以唐·智昇開元釋教錄爲根據之入藏錄的五千四十八卷一切經；天平十一年（七三九年）二月十三日的寫經司啓（正倉院文書）記云：「合依開元目錄應寫一切經伍千肆拾捌卷（中略）史生高屋連赤萬呂」，因此一般認爲玄昉帶到日本的一切經，在請來後不久即被抄寫，而現存有羅什譯等六譯本的本經及註疏也被依據使用。

如是，本經自古即爲人所抄寫讀誦，其流通情形也不難窺知，而大般若經的眞讀或轉讀，是從文武天皇大寶三年（七〇三年）三月，詔令大安、藥師、元興、弘福四大寺讀誦開始的，但大般若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即是本經，因此，讀誦大般若經也就是讀誦本經。

又，入唐僧最澄、空海、常曉、圓行、圓仁、惠運、圓珍等，除漢譯及唐梵對譯的金剛經之外，也將圓暉、道氤、道掖、金剛藏、王潔、法融、寶達、慧能、大雲、行琮、法敏等的註疏書傳入日本。這些註疏都是唐代的撰述，現在還有流傳，在敦煌出土本中也可看到它們的名稱。

日本對本經的註疏，以元興寺護命的解節記三卷爲嚆矢。護命於承和元年（八三四年）九月入寂。空海也著有「亦開題」一卷；中性院賴瑜則祖述空海之說，著愚草一卷。

由此可知，有佛教的地方就有本經，佛教徒對它信仰篤厚，也常加以讀誦。此處除了合刊蒙文、藏文、梵本、

漢譯四本外，並將不曾嘗試過的蒙古文本經的日譯，公諸於世。俾佛日增輝。

清水亮昇